

三百年王朝兴衰实录

大清王朝十二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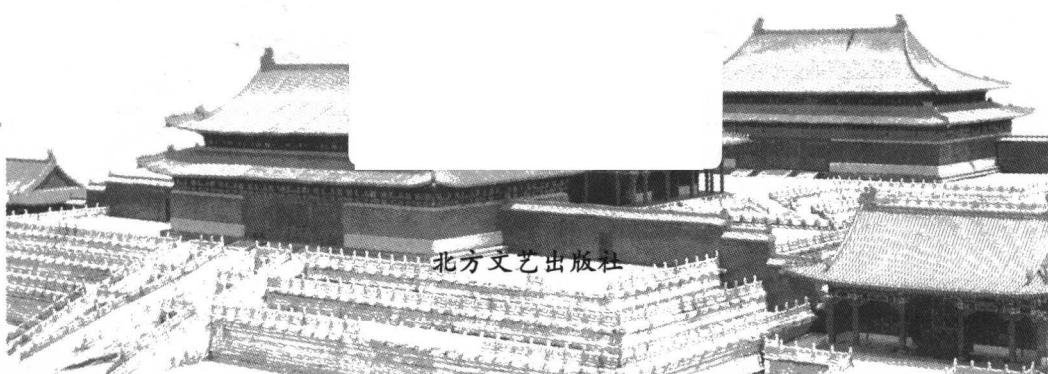
北方文艺出版社



展现历史真实细节
杜绝野史演义戏说

【崔清北著】

大清王朝 十三帝



北方文艺出版社

崔清北

作者简介

崔清北，毕业于中国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于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清史研究。他曾有多篇学术论文及专著在国内外发表及出版。目前崔先生专职从事历史题材的写作。本次创作他以学术考据的谨严态度记述了清代十二位帝王的真实经历，其语言生动、精彩、流畅，使读者过目难忘。



策 划：智 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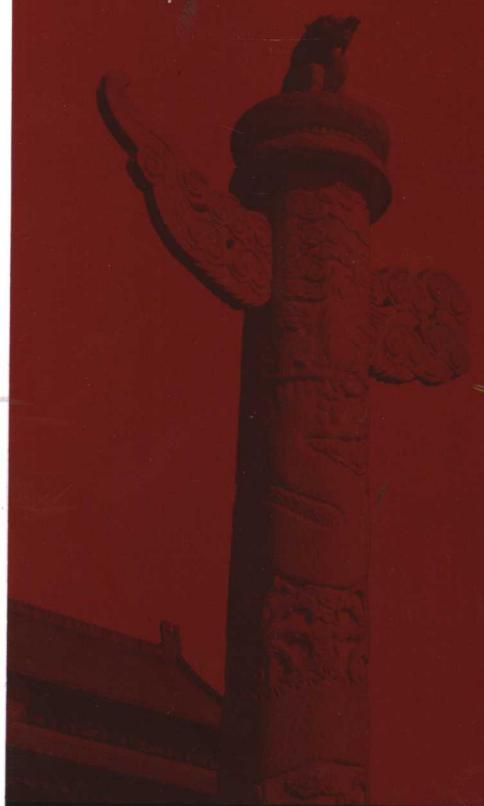
策 划 执 行：何 徽

责 任 编 辑：陈 纶 杰

特 约 编 辑：高 莎 莎

美 术 编 辑：李 勇

排 版：曹 永 丽



大清王朝



十二帝

目 录

(中册)

清世宗宪皇帝胤禛(雍正)/187

爱新觉罗·胤禛，康熙十七年（1678）十月三十日生，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死，庙号世宗，谥号宪皇帝，葬泰陵（今河北省易县清西陵）。45岁登极，在位十三年，享年58岁。雍正帝中年登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上承康熙，下启乾隆。

清高宗纯皇帝弘历(乾隆)/263

爱新觉罗·弘历，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生，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死，庙号高宗，谥号纯皇帝，葬裕陵。25岁登极，在位六十年，享年89岁，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他的时代是中国帝王时期最后一个盛世，他本身也成为清王朝、乃至整个封建制度在中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清仁宗睿皇帝颙琰（嘉庆）/325

大清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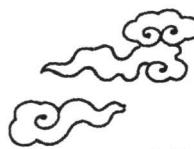


十二帝

爱新觉罗·颙琰，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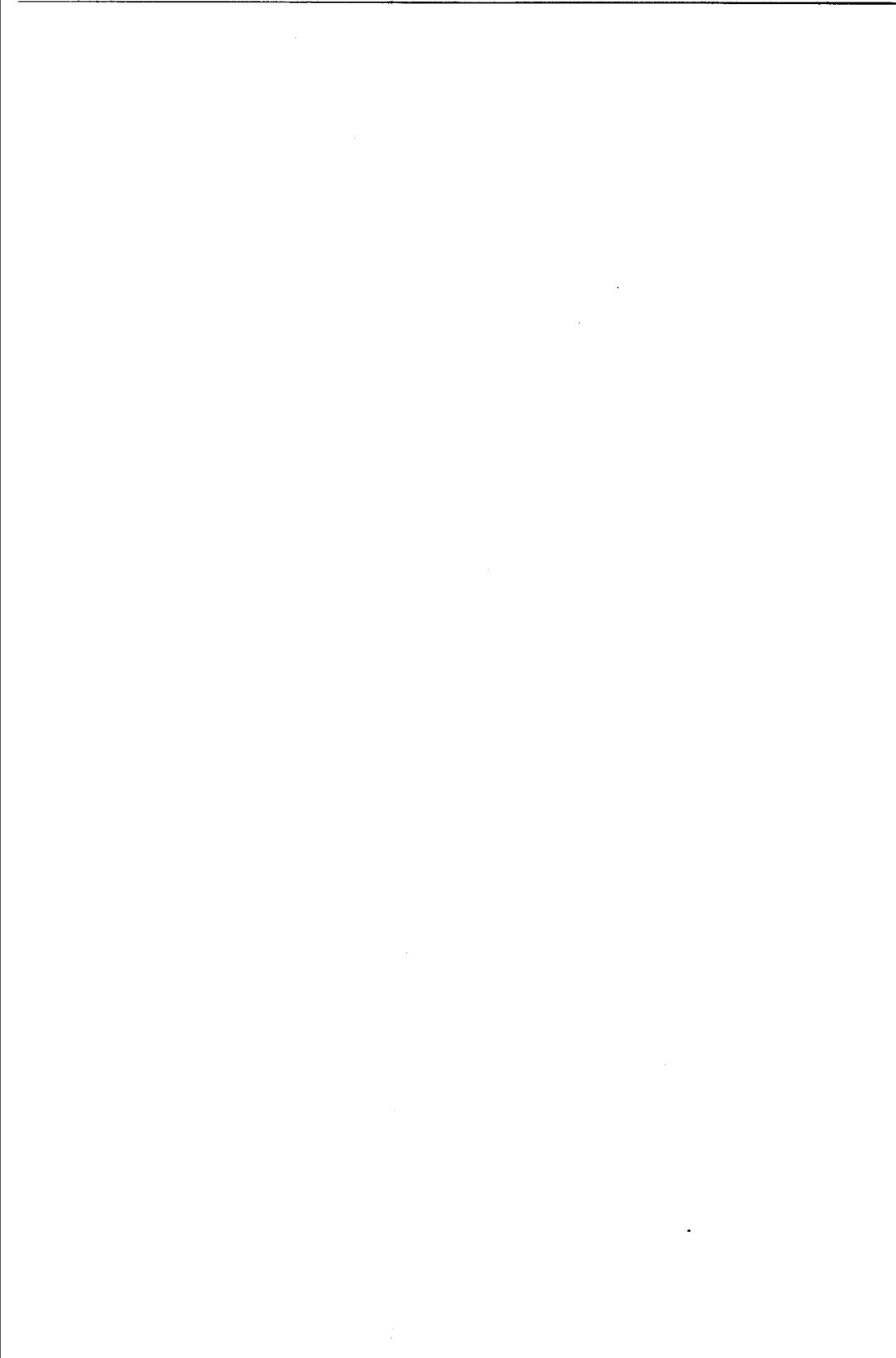
(1760年11月13日)生，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1820年9月2日)死，庙号仁宗，谥号睿皇帝，葬昌陵。36岁登极，在位二十五年，享年61岁。年号本意是嘉祥吉庆，实际上确实乏善可陈，时代已经抛弃了他，他力图守成，却无法迈步了。

清世宗宪皇帝 胤禛（雍正）



爱新觉罗·胤禛，康熙十七年(1678)十月三十日生，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死，庙号世宗，谥号宪皇帝，葬泰陵(今河北省易县清西陵)。45岁登极，在位十三年，享年58岁。雍正帝中年登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上承康熙，下启乾隆。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不动声色夺帝位

胤禛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他的母亲姓乌雅氏，是满洲正黄旗、护军参领威武的女儿。康熙十六年（1677）进宫，初为常在，不久晋为德贵人，十七年生下胤禛。胤禛整整过了四十五年的皇子藩邸生活。

胤禛受到严格而良好的教育。他经常随从康熙或举行祭祀，或军事出征，或塞外行围，或巡视地方，或代理政务。康熙三十年（1691），14岁的胤禛，奉父命同内大臣费扬古的女儿乌拉那拉氏成婚。康熙三十七年（1698），21岁的胤禛被封为贝勒，他的大阿哥胤禔（27岁）、三阿哥胤祉（22岁）被封为郡王。康熙四十八年（1709），胤禛被封为雍亲王。原本他的生活可以按照“贤王”的标准一步步走下去。然而康熙四十七年（1708），身为胤禛二哥的皇太子胤礽被废，震动朝野。胤禛时年30岁，此后十五年间，他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以自己的潜心和历史的机遇，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角色。



胤禛看到皇父在避暑山庄声泪俱下地宣布废太子后，受到巨大的震动。在诸皇子争夺皇位激烈之时，他极力表现出对皇父的“诚”与“孝”，既不明于竞争，又劝慰皇父保重。康熙帝第一次废太子后，大病一场。胤禛入内，奏请选择太医及皇子中稍知药性者胤祉、胤祺、胤禊和自己检视方药，服侍皇父吃药治疗。康熙帝服药后，病体逐渐痊愈。于是，康熙帝命内侍梁九功等传谕：“前拘禁胤初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初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胤禛自己也说：“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他超然于兄弟们的朋党之外，在兄弟角逐皇储时，表面上采取一种不附不合的中庸态度。这种态度使他躲避皇父与兄弟两方面的矢镞，安然无恙。

胤初的皇太子复废以后，康熙年事渐高，体弱多病。诸皇子争夺储位步伐加剧。胤禛虽没有公开活动，但暗中也时时为自己的前途焦虑。他的党羽戴铎察其心事，在一封给他的信中，详细为他分析了形势，提出了解决办法：“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至于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赞，即可伏祸之



根。主子敬老尊贤，声名实所久著，更求刻刻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主子似应于见面之际，俱加温语数句，奖语数言，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声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而逾之？……古人云，不贪子女玉帛，天下可反掌而定。况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些许之利乎？……更求主子加意作养，始终栽培，于未知者时为亲试，于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俾在外者为督抚提镇，在内者为阁部九卿，仰藉天颜，愈当奋勉，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才，未尝非东南之半壁也。”

胤禛对戴铎的分析十分叹服，称之为“金石之言”。但因信中所说的全为关乎胤禛生死荣辱的大事，欲盖弥彰，他阅后不得不做上两句“于我分中无用”的表面文章。胤禛一面发誓赌咒般地说：“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一面在暗中加紧了活动。康熙五十五年秋，戴铎奉命去福建，路过武夷山，“见一道人，行踪甚怪，与之交谈，言语甚奇”。胤禛得知后，命戴铎：“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戴铎受命，便回报：“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知，不胜欣悦。其余一切，更容回京时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福建到京甚远，代字甚觉干系，所以奴才进土产微物数种，内有石田图书一匣，匣子是双层夹底，将启放于其内，以便主子拆开。”



胤禛接信后，十分高兴，忙回示：“你如此做事，方是具见谨慎，你得过如此等人，是你好造化。”从胤禛与戴铎的几次通信中不难看出，在储位空虚的十年间，胤禛并没有游离于诸皇子争斗之外，只不过他的手段更为隐蔽、巧妙罢了。

戴铎的书启，首先分析了当时形势：太子被废，诸王并立，争夺储位，策略从事。接着提出应对谋略——诚孝事上：适露所长，掩饰所短，避免过露所长，引起皇父疑惑；友爱兄弟：对待诸位阿哥，大度包容，和睦相待；平和忍让：能和则和，能结则结，能忍则忍，能容则容；善待百官：有才者不嫉妒，无才者相依靠。胤禛基本上按照上述策略，一步一步地绕过争夺皇位航程中的险滩暗礁，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康熙突然召集群臣，宣布了一条长达两千多字的上谕，在这段“遗嘱”中，康熙说古论今，充分表明了他对立储不当出现的种种不测事件的担心，同时也表明了他不容许皇子与大臣结党谋位的决心。诸子为储位的争斗，是康熙晚年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他与诸皇子交锋十多年，皇子们对他的指令软硬明暗相抗，他对诸子则“严不可，宽亦不可，诚为难事”。他曾一再对未来时局做出诸子将“逼朕逊位”，“将朕躬置于乾清宫，尔等束甲相争”的严重估计，几次表述“倘得终于无事，朕愿足矣”的心情。康熙再



废皇太子胤礽后，曾经对大臣们说过：“朕万年之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做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至累尔诸臣也。”那么他所选择的这个人究竟是谁？是不是皇四子胤禛？

康熙五十一年再废胤礽后，康熙对胤禛逐渐器重，曾数次委任他一些重要使命。如康熙五十二年命他查处淑惠太妃祭器粗糙、陈旧问题；康熙五十七年安葬孝惠皇后时，命他宣读祭文；康熙六十年又命他前去盛京典祭三陵。后来又命他与皇三子胤祉共同处理政务。如康熙五十四年，康熙曾单独召见胤祉、胤禛两人，与他们讨论出兵征讨策妄阿拉布坦进犯西藏的问题；康熙六十年，又命他们与大学士王鸿绪等人一起复查殿试试卷。

康熙六十年冬天，选择胤禟为继承人的可能性首先被排除了。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受命征讨策妄阿拉布坦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胤禟应召回京述职。其党羽以为这是康熙宣布胤禟为皇储的前兆。然而康熙并没有任何暗示，以至胤禟党羽大为沮丧。胤禟就向秦道然发过牢骚：“皇父明是不要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胤禟在京中一无所获，于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又奉命返回军中。康熙此时年老体衰。他知道自己随时有离开人间的可能性，说自己“近日多病，神情恍惚，身体虚惫……既神不守舍，心失怡养，目不辨远



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岂能久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欲立胤禩，不可能毫无迹象，亦不可能再让他远离京城。

康熙六十年冬至祭天，胤禛受委任单独代祭。冬至圜丘祀天，是清王朝重大的礼仪活动，康熙向来重视。自即位至康熙五十六年，凡祭天都躬亲行礼。这似乎是一个信号。而胤禛以往的恪守孝道，小心谨慎，“不结朋党”，也都符合康熙选择继承人的条件。

此外康熙在康熙六十一年对胤禛的第四子弘历所表现出的超乎寻常的宠爱，则是被传为他选中胤禛为继承人的一个重要佐证。康熙六十一年春天，康熙应胤禛之请到圆明园进宴，在“镂月开云”见到胤禛十二岁的儿子弘历。弘历天资聪颖，品貌端正，立刻博得了康熙的好感，随即下令将弘历养育宫中，并亲自指导他读书。康熙六十一年秋狩木兰，康熙特命弘历从行，并将避暑山庄自己住所的侧堂“万壑松风”赐给弘历居住，使弘历每天生活在自己膝下；平时进宴或批阅奏章，都要弘历侍奉在旁；围猎时，又有意识地让弘历“初围得获熊之名”。在到热河胤禛的狮子园进宴时，弘历生母跪拜，康熙连称她为“有福之人”。这种说法的要害就是雍正是个“二传手”，康熙想借助于他的手把皇帝的位子传给弘历。类似的说法自古即有。如西周的季历与文王、西晋的惠帝与怀帝、明朝的仁宗和宣宗，都是父亲沾了儿子的光，才稳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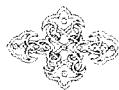
自己的储位和帝位的。以乾隆的丰功伟绩是有自信说出这样的话的；而实际真相究竟是否如此，仍然不好判断。

煮豆燃萁、兄弟相煎清算账

胤禛继承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入大内。箭在弦上，形势紧张。当时年满20岁的皇子共有十五人：即雍正的大哥胤禔、二哥胤礽、三哥胤祉、五弟胤祺、七弟胤祐、八弟胤禩、九弟胤禟、十弟胤䄇、十二弟胤福、十三弟胤祥、十四弟胤禵、十五弟胤禥、十六弟胤祿和十七弟胤礼。为了避自己的名字的第一个字的讳。雍正下令，将众弟兄们的名字的第一个字“胤”改为“允”。

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胤禛继位当了皇帝，下令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朝廷事务；命令抚远大将军十四阿哥允禵尽快返回京城。封允禩为和硕廉亲王、允祥为硕怡亲王、允禩为多罗郡王、二阿哥允礽的儿子弘晳为多罗理郡王。改明年起以“雍正”纪年。

康熙遗诏传位于皇四子胤禛，是大出诸王及大臣之预料



的。胤禛一夜之间成为万乘之主，使他们在思想上没有丝毫的准备，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对抗措施。当康熙的遗命公布后，在场的允禩、允祿等人虽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不服气，但也只有俯首称臣；而留在京中值勤的皇十七子允礼听到胤禛即位的消息后，竟然吃惊得近乎疯狂。康熙时期，诸皇子各派之间矛盾尽管已十分尖锐，但由于有执政几十年的老皇帝的弹压，矛盾还不致激化。胤禛的突然登台，使“皇帝”这枚砝码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顿然减轻，矛盾很快就激发起来。

允禩、允禩等人勾结自己在朝中的同党，明目张胆地对胤禛表示不尊重、不信任，处心积虑地与胤禛斗法，使关系到封建秩序稳定与巩固的皇权受到严重威胁。在这多事之秋登极称帝的胤禛，要想稳定局势，坐稳宝座，首先就要安抚人心，赢得朝臣与诸弟的信任。

雍正即位后决定的第一件大事是任命总理事务王大臣。“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凡有谕旨，必须由四大臣传出，并令记档。则诸事庶乎秩然不紊。”雍正设立总理事务王大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各有各的背景，各有各的用途。

当时千头万绪，最重要的是扼制反对势力，稳定政局。这样，他选择了允禩与隆科多。从长达二十几年的储位之争中，



胤禛早已看出允禩是反对派的中心人物。他以为只要制服了允禩，允禩等人就不敢过于嚣张。事后雍正曾直言不讳地谈到过他的这一想法：“及朕即位，以阿其那（允禩）实为匪党倡首之人，伊若感恩改过自新，则群邪无所比匿，党羽自然解散。是以格外优礼，晋封王爵，推心任用。”于是，允禩便成了四总理事务王大臣之首。

隆科多是在康、雍两朝交替之际起着特殊作用的人物。他身为皇亲，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提督京城九门，又是听取玄烨遗命的惟一大臣。京城政局的动荡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隆科多对新君的态度。因此，胤禛必须把隆科多紧紧地抓在手中。

对胤禛来说，要想安稳地当皇帝，除去扼制政敌、稳定时局外，还必须抓好人事权和财权。选择和奖惩官吏的人事权，他认为应是皇帝本人来掌握，而国家财政大权，就得交给一个可靠的人。这个任务他交给了十三阿哥允祥。胤禛一贯标榜自己从不结党营私，“兄弟之内亦并无私相往来之处”。他在众多的兄弟之中，竟难找到几个同舟共济的帮手。惟有十三阿哥允祥是个例外。允祥小胤禛八岁。胤禛一再称赞他“敬谨廉法”、“公而忘私”，他对胤禛的愚忠可能早在争储之时。允祥被任命为总理事务王大臣后，先是总理户部三库；接着又总理户部，掌管了清王朝的财政大权，成了胤禛得心